內江縣志

昆明志 191

76799
1-14

K0280.169
39
卷1:1-14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修内江縣志序

郎官權百里之符抚興圖控山川拊
耗保户興養至爲旌善懲惡以爲
雲天子係陣一方之事相与休養生息於
純臣有事率子弟捍蔽疆圍守望相助
敵愾奏功衆志成城色指一敲圖莫敢
侮之者豈容坐理棲之裕如否則農勝多垂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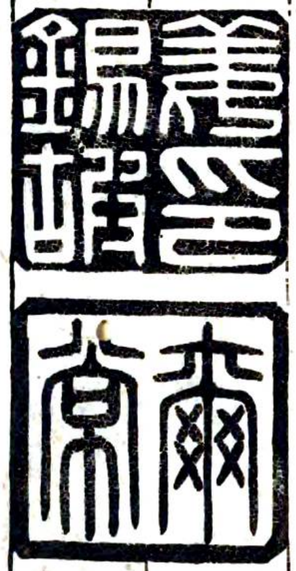
一

睹前狗後悾手慞擾手上下罔所依
賴矣不有賢者其何以膏厥職吾中川
面山負河人文蔚起而當東道之衝對
通往來商民輻輳井里濟洗五方雜處
尤爲易動前輩靜甲寇歲寇平
張侯蒲村先生來治茲土之六年施惠勤
政廢舉肇造川東北隅郡縣煥
小民蹂躪地方一时軍書旁午羽檄交

駝輓輸絡繹不絕矣　侯能相樽節
交上不廢公下不病民俾封刁斗相聞
守令不皇　侯与民相安於無事而尤
能投尋舊籍考覈文狀与邑賢士夫矣
望為修志之舉取邑順治辛丑進士楊
公栻家藏中川舊志創自明末邑令首
山雷公而未及鋟梓去距今垂百有七十
載輾轉播越其稿幾至廢殘更為刪
修纂輯而潤色之志成屬序於余吁
其所守所為可量哉余宦京師十載
以憂回籍經三年修年平荐既未得返
值賢士夫夫後相与蒐討庶幾不
朽云後如又復省垣　侯大憲聘主
錦江講席羈遲異地蓋事堂垂膳旁
心滋愧矣窃念志為古史之修实与史異
自昭固而下所係不一大約準於鄭樵通

志馬諸臨文獻通考受而出之浮其牌
焉不皆史氏況挺時救弊各有當先
振策衰救楫洞不容緩固我疆圍保我
民人而生心長心振以翼以贊其忠孝節
烈之心華其浮華禎惰之習所謂挈領
提綱清源培本以佐一朝鴻休毋貽戚
桑梓井里夏夫者惟元事是賴深之哉士
有伏細俯仰稽古想見古豪傑之士如
行特立其流風餘韻長留宇宙間者至
於愈久而愈新如斯志者豈僅曰史餘
云乎哉爲之弁言若是至於山川道
塗之廣狹郡國人民之增減紀綱風俗
之上下則前賢大夫述之詳考之確
矣茲不敢贅慶四年己未仲夏之
吉旦
賜進士出身奉直大夫禮部主事前翰

林院庶吉士邑人姜錫嘏撰



續修縣志序

光緒癸未秋漢安續志告竣考志源流昔　之成亦在明萬歷癸未春季客有問於余曰明自宏治壬戌而上千百年文獻闕如固宜史高諸賢之輯而新之也　國朝邑志凡由楊而喻而王加以談劉王黃諸先達踵事增修鉅典鴻文不遺不濫更久燦然大備矣續奚為者余曰子亦聞志志者風世之思乎抑知志以志事實以志時乎至補偏詳畧稽舊章摭近事則又續之說也吾邑為省要衝其劇埒於郡其聲名文物亦特重一時自吾謨菴師辛未纂修而後迄今又一星周矣中間山川土田職官科第孝子忠臣義夫節婦與夫倉儲建置　恩慶人文耆舊藝文之類在在皆宜亟增而不謂志之尤宜揚厲者莫如　制憲丁裁撤夫馬公局一事考局創始嘉慶其初小民輸錢供役歲計猶無幾耳乃積久弊滋役煩賦重竟由十而百而千而萬迄咸豐中歲征至六七倍緡而用猶不足一時富而饕要而謫者又半資緣而出納以自肥而奸豪趁而相尤括其私而思要奪之又不饜不

止甚且愎而爭爭而訟雖星霜遞更公私交困猶囂
囂然耽耽然纏搆而無終極者蓋不知凡幾矣吁局
之害可勝言哉自丙子裁撤以還遂寂然如重陰洞
日萬象更新又得　白諸賢侯遵而由之與民更始
而閭閻治欣欣各安耕鑿焉而士習始彬彬各循禮
讓焉苟不志事以遏其流志時以要諸久將上之休
養生息乎斯民與民之獲被生成者幾不知何自也
烏乎可至於坤維正氣忠孝完人鄒魯章縫洛社儒
碩緇衣之好甘棠之遺錫類菁莪之感扼要摛藻之

奇其事歷歷在目前其時赫赫猶前日又皆足光閭
里耀日星為吾邑之元氣也使竟漠而置之何以繼
往鏡來廉頑立懦留信史而風斯世哉客唯唯而退
是役也　卽之徐侯以壬午來令實主其修　烺春
趙侯繼美之而書之成則在吾師　蘅浦先生旋任
之後蓋裒輯幾兩載其間焉固知謝固無文苟獲免
乎續貂焉幸矣至謂附前賢而著述　則吾豈敢

邑人海珊熊三拜撰

目錄
卷之首
序
修志姓氏
原序跋
卷之一
星野
建置沿革
疆域附形勢
圖考
凡例
原修姓氏
山川
公署
寺觀
坊表
風俗
古蹟
祠廟
城池附市鎮津梁
卷之二
戶口
田賦附領支雜稅水利倉儲物產鹽茶徭役
政
職官
學校
名宦
兵防附譯遞
卷之三

選舉　進士　舉人
武科
卷之四
成均　附應例
卷之五
宦達　附家墓
卷之六
人文上册
卷之七
人文下册
孝友
高義
卷之八
耆壽
列女
卷之九
方技
卷之十

封廕
忠義
隱逸
行誼
流寓
仙釋

藝文一冊
卷之十一
藝文二冊
卷之十二
藝文三冊
卷之十三
藝文四冊
卷之十四
藝文五冊
卷之十五
外紀
右并首共十六卷

邑人增械藏志序　順治辛丑進士

中川舊志家藏久矣其書創自邑侯首山雷公而纂訂修飾則先大夫中憲公憂東高與…爾諸先輩之力也于古志所載缺者補之畧者詳之繁者刪之簡者潤色之凡邑中山川土田官職人物科名甲第孝子忠臣義夫節婦下逮昆蟲草木鉅無不彰細無不備倫華而不縟質而有文誠彬彬乎一方之信史也當告竣時雷公於在事諸人各授其一此余家舊志所由藏也厥後先大夫宦游四方值明末甲申乙酉之間突遭禍亂桑海陸沉景物秀麗一變而爲荒蕪家園故跡杳乎其不可復覩矣先大夫心切憂之既而曰幸有舊志之存吾見家園而不得見此志如見家園焉典籍彰彰後有作者可得而續也命予藏之且訓曰吾邑文獻所係汝其守之勿失予唯唯辛丑余濫捷南宮後嘗欲付諸剞劂以傳不朽奈有志而未逮數十年來每展卷欝欝丁酉夏同

四園喻君以巳卯孝廉宰六合與三兒化光先後同登知於武强益侯劉公門下因予萍寄金陵一江咫尺嘗杜甯遂

得晤其封翁化一先生坐閒談及中川舊志一書亟欲借觀其志殷然盖不第一覽已也將欲梓以行世焉予私心自喜藏之久而不能公諸世有今得所託宍遂命兒輩繕寫以寄先生則舊本既不失而登諸梓者且垂無窮也雖然藏之者私傳之者公志可公而不可私將來吾邑人士得按籍而稽某某土田某某人物甲第雲蒸科名霞舉前之豎芳型而表儀範者如此其衆則皆化一先生之功也予何有焉獨可慨者予中川人也蜀水吳山相距萬里年過大耋匏繫他鄉故國風期徒形夢寐況當聖天子仁漸義摩淪肌浹髓吾邑駸駸復古而予以衰老曾不得故土而棲焉覩斯志也有不禁悵然者矣語云年老思故鄉其此之謂夫時

康熙五十有八年歲次己亥六月立秋後一日

進士江陵人

明邑令雷應乾序

余視事中川之三年不敢以文餘然士各舉宍乃竊舊聞而亡其半此何以故則蘭謂中川故有志也考蘭亂所爲也謀之薦紳宜綴之綴之不足則增之增之

而二百七十年文獻如列眉也予貢李徐諸公始之
兩蕭馬楊四孝廉修飾之始於端月竣於仲春以屬
序於余曰非令不及此也古之聞人入其地山川賦而
草木譜名人物攷舉而地喜可知也余謝否否駒行
談天九州之外猶錄海隅鄒元註水九州之內不遺
尋尺彼豈必至其地哉安有視事之三年日習其山
川草木人物而不知也蓋志事實志時也中川漸非
古矣父老大人雖靜篤雅游其風穆如而不盡然也
三年於茲去其舊而謀其新戛戛乎難之安得曰卧

而治之有餘哉雖然中夫豈能爲時也往者天下無
事兵革不作農耕女織出所有以貢歲額窮鄉之民
且有三年不見令者訟獄簡稀令得嘯歌自適當是
時文學鄒魯退讓修謹奉守法度而盜賊屏息錐刀
垂道者莫拾令於此何其愉快勝任自遼左用兵蕭
事即繼歲歲調發無虛日錢穀一事司農借籌方州
轉餉雖深仁厚澤覆育有加而歲例稍增征輸差苦
矗爾中乾載咏勞心鴻雁碩鼠賢者咏之而泣然矣
訟獄浸興風俗漸薄雖庠序之地迺跑泛駕者間亦

有之令於此其何以堪雖然能乎撫字而鞭笞乎能不教化而煆鍊乎能不賦葛屨咏白茅而聽其淫侈乎能泄泄焉而不星出星入以隨其後乎時之難可知矣乃余固爲中川言時非爲令言時也中川令三年一時客乎時者也令視中川數十年一時主乎時者也客乎時者膏雨加時物益而不及乎霜降水涸主乎時者風日過河日損而可按乎星宿陽紆然謂土田風俗山川人物之不古可耳忠孝節烈文章道德之志不同於古豈可哉茲役也大書特書寧過而咨警方殷以百雉城謀野鳩事豈有當乎時務乃使一邑之末二百七十年文獻如列眉也其以對越古存之無過而廢之凡以堅志焉耳今天下多事朝廷

昔靖揚盛世有餘焉矣後之官斯者俯仰此志通其變存其故上下二百年間寬猛張弛匠心而運此志其告之矣若夫力挽晚季復於正始則兩文肅作之於前文獻彬彬起而徵之秩如也吾鄉楚崖先生日教之淑人也邇風之及人也遠人以成政政以成俗三復斯言爽然自失後之人其語師乎是於志思過

半矣時崇禎五年二月清明日

明成都府尹耿定力序 進士楚黃人

內江在西蜀疆里賦稅僅當中邑乃其著名宇內則以邑多聞人余童子受書父兄命讀趙文肅公制藝稍長聞其風節議論忻忻塵嚮往焉已而師事克齋何先生友其邑之二三賢者益習聞所未聞今年承乏守成都內江其屬邑也入境延見吏民問所疾苦遍謁賢士大夫拜文肅公墓下低徊久之東西行百里百里內家弦誦而戶詩書薦紳先生多以節行文章政事顯而隱者亦甘恬澹守寂寞有古處士風焉

喟然嘆曰何其多賢也其孔子魯無君子斯焉取斯之謂與夫孔子居魯郡章甫縫掖士雅歌弦誦足以範世覺俗乃假魯史作春秋何謂也教之淑人也邇風之及人也遠定褒貶明善惡使百世下聞其人赧然潛啟其是非羞惡之良而默然引以遷善改過之路風之謂也邑自罔初垂二百餘年志未脩滇南史廷徵來令以文學飾吏治逾二年請於邑之長老先生蒐羅往跡再閱月而志成會余

至觀厥成見其職官人物考賢者大書特書不啻甘棠之思緇衣之好而泯泯者徒存姓氏蓋庶幾哉春秋實錄云志志者其有風世之思與嗟嗟慈孫孝子莫不褒先世而或身爲溝壑斃夫牧兒見匪人莫不含譏而或自甘唾罵則以風之未善而志之未定也記載往事曰志力追古人者亦曰志茲志也百世而下猶將定人志乎史令請曰疆理賦稅沿革廢興志咸倫矣司牧者可以觀焉是皆可略與余笑曰女得人焉爾乎人以成政政以成俗裕如矣武城爲魯下邑至今名垂不朽豈非以人哉是余與子大夫所共圖者也令曰唯唯爰次其語以爲序時萬歷十一年

癸未夏六月辛酉

明邑令史旌賢序　進士　滇南人

歲癸未餘閏于春宜載筆之與越暮春邑新志成蓋

年之所未竟屬不佞賢出牧之二年先是縉紳先生

洪治壬戌而上千百年關畧之文由壬戌以來八十

數數言志廢狀尋就故丞相書樓拓而新之爲專局

迎太湖高公方伯攄寘席處其中主盟焉而相與校

纂則遴所博洽士四人凡再閱月事竣稍稍卒業哀然信史也倘不謂文獻相待而有成乎序曰夫吏人者有先事焉奚以明經制樹風猷也而可無志與邑於蜀爲望縣其劇埒於郡其秀鍾於人固握綬者所逡巡觀風者所賞鑒而鉅公名翰弔古懷賢者所必咏而頌焉者也而可無志與曩蜀有總志頗爲大方所稱述乃其樹軌坤維流輝井絡馳譽吟壇立幟之間者邑之勝幾劃其半矧尤所專而切者可無志與不佞末暇遠引往事挽舟東來濟錦江聖水之澤極朝暉晚翠之觀可謂勝徵於地矣已而求所以事且友者則鄒魯章縫洛社儒碩宇內屈指不一二數可不謂有人乎已而履畝問俗考鏡芳軌則林壑閨壺之流旂常竹帛之彥並駕而馳可不謂表樹乎又已而採奇茹藻覽精蒐蘊作述之餘洋洋乎大雅焉彼草元題柱者波而淫矣可不謂藝乎於戲志之宜矣且也經制明則撓法者沮風猷樹則勵行者羣而趨豈直吏人者所先事亦重有榮藉哉是舉也得之舊刻者什一朔於編裁者什九蓋方伯公沉毅淵邃好修